阳台里的教育学

徐瑞哲

我不是教育家，但我有一个阳台。

阳台是家与大自然的接口，如果没有什么小生命，多少有点缺憾。于是，我凭借一些高中生物学知识，从今年植树节起也尝试“花花草草”。数一数，阳台现存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40盆左右，差不多一个“班级”吧。

阳台种植，最惨的当然是眼睁睁见证“摧花”，而最兴奋的事莫过于：忽如一夜萌芽出土。我从网上买过标称“2000粒”的太阳花种子，其实都在一个装得下报名照的透明塑料袋里。我播撒在空盆或被我种得半死不活的盆里，期待着“爆盆”。果然几天之内，小苗苗露出尖尖角，满盆充盈着生的希望。

然而，几周之后，在播种密度太大的土中，只有少数几株茎叶纤细，尚能直立，不见含苞，绝大多数在洒水时便倒伏不起。后来，不信邪的我又去建材超市的园艺区，买了一杯带营养土和吸水绳的种子套装，再度试种。

这一次，是喇叭花。“懒人盆栽”产品果然见效，今年黄梅雨季在南窗的角落里默默疯长，一节更比一节高，清一色的蓝紫调，像“昼颜”似的清晨花开、黄昏花谢，令我忆起儿时上学、放学必经的篱笆墙。

更令人欣慰的是从“爸妈”到“孩子”。在这株喇叭花“吹开”几十朵后，花朵后部的球囊里总有2到4颗种子。我采集后，又种在其他几个盆里，但唯有一盆里的一颗发芽，而且长势喜人。如今已经爬到一米多高，心形叶片间带着幼嫩花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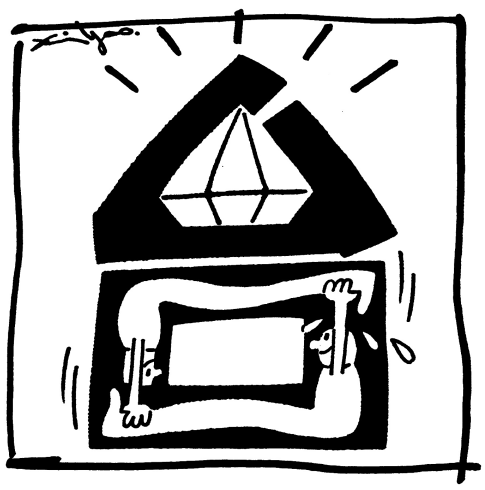
都说老师们是园丁，教育不是工业是农业，这是一个好比方。在自家阳台，不要试图规模化快速生产，否则教训至少3条。

其一，种子发不发芽是由基因决定的，而且带有天赐的随机性和残酷的竞争性，勉强不得，学会认命。即使已经育出“二代”的喇叭花，我在一盆里分布式一一植入12颗种子，最终只成活了一颗。其实我还试过罐装的含羞草育种产品，结果也是十五到二十分之一存活率，仅剩一棵独苗。人人都成精英，同样绝无可能。

其二，植物往往是被“浇”死的。只要不是露天阳台，阳光和土壤条件与天然外界一样，基本是既定的，唯一可变因素就是“降水”。我发现，浇水浇得太勤，甚至开小灶给肥水，如同灌输式教育，多数情况下造成烂根而亡。而且，泥土最好宽松，排水良好，又常见阳光，这样的“普适教育”环境适用绝大多数绿植。

其三，自我生长为主，但少不了支撑引导。就如带有蔓性的喇叭花，也属牵牛花，也要“牵牵手”。先是插根细竹竿，让它顺势而为；爬到“一尺竿头”时，再从窗帘杆垂下一条钢丝绳。不必对接竿子，藤蔓的尖子便能施展螺旋上升的天性本能，等我们一觉醒来便“攀”上了新台阶。用儿子的话说，“它们难道长着眼睛?”

值得自豪的，不是把网购的两年苗、三年苗甚至成品苗木带大，而是把一颗颗种子带大，就如把自己的孩子带大。“从0到1”皆难事，哪怕是见光就活的所谓“最好养”的太阳花也会失败。当然，本人阳台种植经历还太短暂，真正成功培育的指标，是至少轮回十年的耐心。熬过无花无果的时节，静待一个新的花季。



郑辛遥

智慧快餐

互相拆台，一起垮台；
互相补台，好戏连台。

不同，却能理解

李荣

人世间、历史上，看上去多的是不同。世代不同，民族不同，社会不同，民俗不同。即使同一世代，同一民族，同一社会，同一风俗下，男女不同，老少不同，行业不同，家庭习惯不同。但是，只要是人类，不同，归根到底，却是能理解。

平日翻书，读到意大利名哲维柯的一个思想，极有深意。他不同意有些思想家“强不同以为同”，不认为“凡是能用希腊语表述的，也能用拉丁语表述”。冬天不是残留的春天，夏天也不是初秋。初民神话是他们独有的世界观，并非完美“转译”成我们近世的文化语言即能“安心无忧”。不过，这位强调“不同”的思想家，却更为强调：不同，却是可理解。因为不论世代相隔是如何地遥远，毕竟我们都是人类，只要有人类“理解的同情”那一种真实和诚意，则再是陌生而不同的人类处境和想法，总有理解的可能。

记得曾经在钱锺书先生《容安馆札记》中看到过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将军不敢骑白马。”注家里有两种说法，一是认为白色显眼，怕被对方很容易就识认出来，一下暴露了。一是认为，“白，凶服，故不敢骑也”。这两个选项里，要选一个更好的，当然是第一个。原因就是，古今虽然大不同，却是可理解。

边看边聊

钱先生在札记中以他强大的记忆力与联想力，连类引用了古今的不少材料：《陔余丛考》卷四十曰：“盖惧其易识也。”《苍梧杂志》亦云：“古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，恐战有伤残，或沮士气，故衣赤，使血色不得见也。”《瓮牖闲评》亦云：“军主不可自表暴，以防敌人之窥伺也。宋南渡以前，戎服犹皆用绯，绍兴末乃变而用皂色。”薛仁贵欲自显，乃着白衣。还有古希腊罗马的材料，亦言斯巴达人上阵衣红色以掩血迹。

将军上阵不骑白马，不暴露自己；军士戎服都一律红色，即使受伤流血，血的红色与戎服的红色混一，也便不会很明显，不影响到周围没有受伤的兵士的士气。这些想法和做法，离开现在实在太为遥远了，在周围的环境里根本没有了影子。但我们现在读到了这些材料，却还是因为有点“读懂”古人的心思而略微有点兴奋，甚至不妨因为远隔世代的那一点“创新意识”上的理解与相通，而给古人颁发一个“军事科技创新一等奖”吧。

爱的随想

俞娜华

心中无爱的人，他的世界是漆黑的。爱，不是自私欲望的满足，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。

懂得珍惜，就不会失去太多。

放弃不是绝望，绝望才是真正的放弃。

告别一个陋习，就向光明迈进一步。

只想得到，不想失去，你会失去更多。

积财不如积德，德深便会财厚。

拥有钻石，不如拥有良善。拥有良善，便拥有了一切，钻石换物，善换永久。

失信者，不会只失一次。

120照相机

陈建兴

日前整理旧物，翻到了一只年轻时十分喜爱的120海鸥照相机，重新打开它，轻轻拂净蓝盈盈镜头上的灰尘，试着摁下快门，只听见一声轻快的“咔嚓”声，仿佛让我又回到了那些属于“120相机”的岁月。

说起海鸥120照相机，如今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，但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会知道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弄堂人家谁有一只这样的照相机，算是一件大大的奢侈品了。

在中山公园，我看到同龄人胸前挂着一只120照相机，既神气又威风，打从心底里羡慕。那时，我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，根本买不起，只好隔三差五去照相器材店饱饱眼福。越看越喜欢，我就问哥姐及同事借钞票，凑足了100多元，终于在南京东路上的冠龙照相器材商店买到了称心如意的120海鸥。

我拿着照相机去同学家，让他教我使用。同学很是热心，教会了我在什么季节、天气、时间，如何对拍摄对象使用什么光圈、速度。他还用拇指、食指比作取景框教我取景，关照我拍全身、半身、头部照片应分别对准胸部、鼻尖和眼睛，拍风景照要选好陪衬景物等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用锯子、刨子，我做了一只小木箱，装了一只红灯泡，买回显影液、定影液、照相纸、切纸刀等扩印照片的工具。时常在夜里，我用钉子将毯子钉在窗框上，盖得严严实实，自己在红灯下忙碌着，看着泡在液体中的相纸隐隐约约显出的照片，层层惊喜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从此，我就时常被弄堂里的老人叫去拍照。我让他们搬张椅子坐在自家门口，透过那块方形的取景器，我看到的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笑脸，在每一次“咔嚓”声中将老人的快乐留住。有时拍到一半，胶卷卡住了，我奔回家，摊开棉被罩住照相机，摸索着排障。有时因为漏光，印出的照片也会一边黑一边白，是张次品照片，可老人也开心得不得了。当然，我会为他们再重拍一次的。

有一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，街道在华阳路一小开设便民服务专场，领导得知我有一只照相机，便让我担任摄影员，在校园一角的假山旁设立拍照处。前来拍照的小孩居然排着长队，上来一人拍照一张，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。我边低头看着取镜框拍照边叫着“笑一笑，笑一笑”，话音刚落，“咔嚓”一声按下了快门，一张张笑脸被定格在照相机里。整整一天，拍了近两百多张儿童照片，累得我腰酸背痛，可心里还是蛮乐意的。连续半个月的晚上，我天天泡在暗室中为孩子们放大照片，再按照地址为他们送上门。

我自恃是拍照能手了，自告奋勇担当起姐结婚喜宴的“摄影师”。为此，我去新华书店买了本摄影书，看看怎样拍喜宴照，才知道婚宴摄影有很多要求：要拍出喜感，拍出宴会上的亲情，拍好新郎新娘的神态……姐在达华宾馆办了几桌酒席，结婚那天，我拿着120照相机忙前忙后，跳上跳下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胶卷拍了一卷又一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胶卷送去长影照相馆冲扩。傍晚去拿冲扩的照片，结果营业员从纸袋里拿出三条空白带，告诉我拍照时胶卷没卷紧，全是空拍，我目瞪口呆！我在马路上徘徊着，直到很晚，才畏畏缩缩回家。母亲一听，立刻来了气：“喜酒照片一张也没有啦!”冲着我骂了半天。反而倒是姐打了圆场，“算了算了，没关系的。”此时，我真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马上钻进去。哎，这真是我的一次惨痛的“滑铁卢”。以后拍照装胶卷时，我小心又小心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

老旧的海鸥120照相机如今已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却成为我永久的怀旧纪念物。

弄堂旧趣录

弓满

崔立

回一趟乡下，与一位长者闲聊，我不由自主地蹦出来一句，我好累！长者笑了，给我倒了一杯茶，茶清冽，漂浮几片茶叶，慢慢地，茶叶就沉到了杯底。我要端起喝茶，长者阻止了我，说，等等。又讳莫如深地笑，先讲讲?

我点头。我从一大早起床，七点出门开一个多小时车到单位，匆匆吃过早饭，简单洗个杯子，倒好水，就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，上班到六点七点是常态，八点九点也是家常便饭，有时到家十一点都过了，简单洗个澡赶紧睡，第二天又得早起。

这工作，尽管那么忙碌，但若做得稍有不对，或是出现意外，还免不了一阵暴风骤雨的席卷。

这也就罢了，还有孩子的事。孩子要入学了、要上培训班、要各种接送、要陪还要教……

还有老人的事。爸妈的岁数大了，时不时地状况就多了。现在几乎每个晚上，爸妈都会打来电话……自己？感觉自己哪里还有什么时间，哪怕是休息天，孩子的事、单位的事，现在网络、微信太发达了，已经让人没有了真正的可完全休息的时间，任何时候，都可以在一个电话一条微信过后，马上投入到居家办公中……

我似乎说得有点多，长者听得有点昏昏入睡了。

我苦笑地咳嗽了一下，长者恍然醒来般，呵呵一笑，问我：“你拉过弓吗?”

我说，小时候拉过。

长者说，拉弓时你是不是先要缓缓拉起，再使劲，直到弓被拉到一定的饱满的弧度，将箭贴紧，随之放手，箭是不是就像破风般地呼啸而出?

我也像在回忆，小时候拉弓的粗劣动作，自己做的那简易的弓和那毛糙的箭，射出去时，似有风声。虽做得稀松平常。但确实也很带劲，让人兴奋。

长者说，那如果把弓继续拉伸，再拉伸，那又会怎样?

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，会断掉!

长者点点头，说，那就是了。所以说，人也像是一张弓，弓不要太满，你也不要太把这些当作负担，你可以把这些当作生活，生活即是如此，平常心一些，开心快乐一些。这也像是喝茶——

长者的手指了指茶，我端起茶，一口喝尽。不烫，也不凉。似乎，也挺好。

长者又说，刚刚是烫着的喝，现在喝，又是另一番的味道，烫着喝，或是温着喝，都是喝茶，就像生活，怎么样都是生活……

我似有顿悟，起身，抬手，轻轻给长者倒上一杯茶。

七夕会

精美的黄杨木雕

周进琪

黄杨木是一种奇特的常绿灌木，同样承受天地雨露、日月精华，生长速度却极缓慢，成材所需时间之长世所罕见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黄杨性难长，岁仅长一寸。”李渔在他的《闲情偶寄》里也记有“黄杨每岁一寸，不溢分毫，至闰年反缩一寸，是天限之命也。”因其生长缓慢，黄杨木一般需要五六百年才能成材，遂使古人有“千年难长黄杨木”之叹。

黄杨木雕是我国木雕艺术的一个重要种类，千年难长的黄杨木却是用于雕刻的良材。其质地细腻光洁，柔中有韧，软硬适度，色泽亮丽。经过精雕细刻打磨后的黄杨木，可与象牙媲美，享有“木中象牙”的美誉。随着时光的洗礼，黄杨木的颜色会由淡米色，逐渐由浅至深，经过把玩，年久变为褐色，呈现出清雅古朴的意味。

黄杨木雕历史悠久，唐宋时期，黄杨木因优异的材质特性，印刷业将其制成雕板插图和木刻字模。现存最早的黄杨木雕作品，是公元1342年（元至正二年）的一尊八仙之一的铁拐李雕像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黄杨木雕因木材稀少，从业艺人不多，历史遗存的作品也不多，故显珍贵。

我最早接触的黄杨木，是父亲一枚小小的用黄杨木刻成的户主图章，当年领取各种计划供应的票证，邮递员送来的挂号信、汇款单，全靠它盖章生效。参加工作后，办公室设在一家宾馆的卖品部，购买过当年出口创汇转内销的黄杨木雕“八仙过海”，这套栩栩如生的八位神话人物雕像，曾在家中的玻璃橱内放置多年，时常品赏，给我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前些年，一天上网浏览，看到日本的一家拍买网站上有一尊黄杨木雕像，图片上人物形神颇佳，皮色温润老旧，很有年代感，且具有中国传统人物风格，应是一件中国外流作品，当即就喜欢上了。在拍买截标前半个小时里，我凝神看着屏幕，关注着出标的价格，到最后两分钟，虽标的已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，但当时心里涌动着志在必得的冲动，果断地掀下加价按键，拿下了这件拍品。

一周后国际快递送货到家，拆开包装端详，呈现在我面前的这尊高30厘米、宽14厘米的人物雕像，头戴道士帽，长须飘然披肩，身穿过膝袍衫，手拄古藤葫芦拐杖，身旁站立一头可爱的梅花鹿，遒劲盘错的镂空松枝底座，由整根黄杨木雕琢而成。这位慈祥的福禄寿老者，虽然背弓腰弯，却透露出仙风道骨的儒雅之态。这件精美的作品用刀而不见刀痕，集缕雕、圆雕、浮雕等各种手法于一身，人与物在黄杨木肌理中表现出素雅天成的意趣，成了又一件我喜爱的藏品。

黄杨木雕发展至今，突破传统模式，在表现形式上屡有创新，内容具有时代内涵，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流通邮票的图案。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巧夺天工的艺术魅力，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。

雅玩